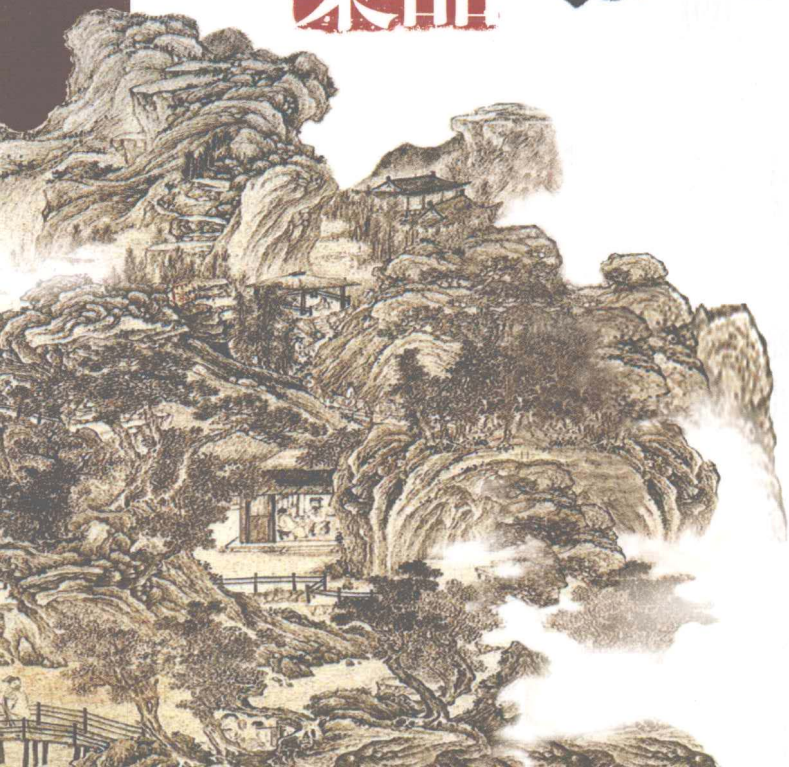


古龍

作品集

劍玄錄 下



高龍





古龍

作品集

【第四十九卷】

劍玄錄(下)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第五十一回 教 不 严

芮玮仍是坐在船板上道：“我不跟你斗。”

欧阳波冷笑道：“由得你吗，不斗不行！”

芮玮道：“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何以相斗！”

欧阳波神情十分跋扈地说道：“谁叫你多管闲事，要是胆小不敢斗，给小爷踢两脚出气也成。”

听到这话，芮玮不怒却把叶青激怒，气得脸色发白，道：“我大哥只劝你不要对老年人无礼就算多管闲事吗？大哥是不愿意同你斗……”

欧阳波大笑道：“你大哥胆小害怕，你代他出手好了。”

叶青道：“就是姑娘来斗，也不见得输给狂妄无知的小人。”

欧阳波怒道：“好啊，那就请出手罢。”

叶青正要上前，芮玮低声道：“青儿，人家相救咱们一场，虽然咱们飘流海上不见得死，总是有恩，你快息怒，咱们不能做无义之人。”

叶青很听芮玮的话，委曲地站在原地。

欧阳波大怒道：“阁下不出手也不准旁人出手，到底什么意思。”

芮玮抱拳道：“兄台就是踢在下两脚，在下也不会动手。”

欧阳波凶恶成性，果真上前举脚向芮玮胸前踢去。

老太婆见欧阳波骄横到这般地步而欧阳龙年仍是不闻不问，似乎认为儿子该在芮玮身上踢两脚，不由得大怒起来，一拐杖扫去。

老太婆本离芮玮三丈远，这一拐杖扫到捷如电光石光，倏忽即至，而且攻敌之必救，欧阳波大惊收腿后退。

所谓“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”，莫看老太婆龙钟得路都走不稳，然而这一拐杖非一流高手莫办，欧阳龙年微微一惊，笑道：“小孩子们的事管它做什么，咱们还是站在一旁看的好。”话里的意思老太婆要插手，自己也不会闲着。

老太婆回目望着欧阳龙年嘿嘿笑道：“你那儿子死得不冤枉啊？”

欧阳龙年怒道：“过去的事提它干嘛，再说当年杀我儿子的七人，皆被老夫一一诛绝！”

老太婆冷冷道：“但你不想想，海龙王的一世英名从此而绝吗？”



欧阳龙年忽地叹息一声，那叹声感伤的意味谁也听得出来，芮玮心忖：“敢情这位老先生以前有位大儿子作恶成性，被武林正道上的英雄杀死，而他不论儿子之过，诛杀七位正义英雄，惹起天下不满，群起而攻，以致海龙王的英名被毁？”

老太婆道：“龙年兄，你老来得子，就该好好管教，哪知你还是放纵不管，难免也将重蹈其兄之覆辙！”

欧阳龙年脸色变得很难看，道：“你左一声右一声龙年兄，老夫与你你不识，最好少这样称呼，再说老夫家事，用不着尊夫人费神。”

这番话说得令人十分难堪，老太婆大笑道：“好心反被狗咬，这叫做多管闲事多吃屁啊！”

欧阳龙年讽刺道：“不敢，老夫并没叫尊驾吃屁。”

老太婆笑容一敛，寒着脸道：“欧阳龙年，等你儿子打过后，咱们也来较量较量！”

欧阳龙年没把老太婆放在眼内，笑道：“好啊，老夫奉陪。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波儿向芮大哥请教。”

欧阳波被老太婆那一拐吓得呆站一旁，这时闻言凶性又发，一步掠上前，摆开架势，喝道：“别赖在地上！”

芮玮不愿与他斗，索性闭上眼睛，不再看他一眼，欧阳龙年道：“小子，你不跟小儿斗，就是瞧不起老夫。”一旁芮玮暗暗叹息，心想：“在海上相遇本以为欧阳龙年是位淡泊名利、与世无争的高人，谁知如此护短、好斗，与常人何异，更且不如。”

当下睁开眼来道：“青儿，咱们的小船在不？”

叶青道：“在，牵在大船旁。”

芮玮站起来道：“那咱们走罢。”

呼哈娜惊道：“到哪里去？”

芮玮道：“到咱们小船上去。”

呼哈娜不由失色道：“小般无桅无桨根本不能航行，回去等于送死。”

叶青笑道：“总比留在大船上受气好。”

芮玮向叶青颌首笑道：“人家不欢迎咱们，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？”

只见他们三人果然向船旁走去。

霍地，老太婆飞身跃在他们身前，这份轻功一扫龙钟之态，芮玮一揖道：“老前辈再见啦。”

老太婆道：“老身亦是灾难人，要说你们受不了气，老身更受不了。”

叶青含笑道：“那老前辈跟咱们离开好啦？”

老太婆正色道：“这未尝不可，老身留在这里也看不惯，那位老糊涂骄纵其子，可是要走之前，事情却要弄个明白。”

芮玮道：“什么事不明白？”

老太婆道：“你妹子为何跳回海中就不问个明白吗？”

芮玮道：“那位老先生解说过了，只有姑且一信。”

老太婆冷笑道：“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你再问问看。”

芮玮回目向欧阳龙年望去。顿时欧阳龙年被芮玮询问的目光看得尴尬不已，欧阳波突道：“那女娃子是本少爷逼下海的。”

老太婆冷哼一声，说道：“你倒自己承认了。”

芮玮一步步向欧阳波走去，怒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……”

欧阳波站着不动，凶横道：“不为什么，少爷高兴！”

芮玮激动的目光直盯在欧阳波脸上，几乎要喷出火来，道：“她是个好女子，为什么逼她下海，快说！要知在下的忍耐也是有限的……”

欧阳波哈哈狂笑道：“少爷正愁你不动手来陪少爷玩，要想知道你那亲爱的妹妹跳回海中的真正原因吗？嘿嘿，先露几手吧。”

芮玮抬起被缚的双手，一字字慢慢吐出：“你先出招。”

欧阳波大刺刺地道：“不忙，等阁下先解开绳索。”

芮玮怒目道：“这绳索解不开，不用等！”

欧阳波道：“你这小子倒狂啊，不解绳索来和本少爷过手，莫非瞧不起我欧阳家传绝学？”

欧阳龙年早就看到芮玮手上被缚乌黑发亮的绳索，以为他被仇家所缚一时解不开，说道：“老夫帮你解开，小儿不占这点便宜。”

叶青冷笑道：“凭你这糟老头子解得开缚龙索？”

欧阳龙年一惊，回道：“缚龙索？”

他对缚龙索早有耳闻却未见过，心想：“传闻缚龙索天下无人能解，更不怕快刀利刃，会是谁系在这小子手上？”

但他被叶青骂声糟老头，怒道：“臭丫头骂谁？”

老太婆张嘴笑道：“当然骂的是你，你要是糟老头子就解解看？”

欧阳龙年不敢冒险丢人，马上拉下脸来，笑道：“这位小哥自命不



凡，波儿，他不解绳索也罢，那用不着十三招啦。”

老太婆冷笑道：“欧阳龙年，你不但是个糟老头，而且是脸皮最厚、糊涂透顶的糟老头子。”

呼哈娜听那老太婆骂得绝，噗哧一笑。

欧阳龙年装做没听到，望了望呼哈娜，微微含笑，呼哈娜心想：“果然是脸皮最厚。”

欧阳波骄傲道：“你不解绳索，少爷三招败你。”

声未毕，一掌横里劈出。

老太婆伯芮玮接不下，急忙说道：“欧阳家十三招阴阳散手，右掌为虚，左掌拿实，能三招不败就算胜啦。”

话里意思叫芮玮三招后便不要再斗，因这阴阳散手为欧阳龙年最厉害的绝技。

欧阳龙年未料到老太婆会晓得阴阳散手，心忖：“四十年前华山武会就因阴阳散手没有练成败在胡一刀手中，武林中除了当年武会参加者知道外，绝无另外一人知道自家的阴阳散手的，难不成这老太婆还是她……”

芮玮见欧阳波那掌声来，左掌直立胸前，心知厉害的杀着在那左掌，倘若去挡击来右掌，左掌突然措手不及。

芮玮得到老太婆的指点，心生感激，但见他不看欧阳波的掌势，倏地一脚踏出。

欧阳波满以为这一招除阴阳散手就教芮玮狼狈不堪，那知陡失敌踪，不由心中一慌，刹那间一股劲道袭来。

芮玮飞在空中，双脚连环踢出，齐向欧阳波直立胸前的左招攻去，不等欧阳波杀手袭出先已抢了先机。

欧阳波左掌被制，首先失利，但也不乱，后退三步，左掌阴阳散手再度击出。

芮玮落地后又是一脚踏出，这一脚与上一脚并无分别，然而同样的步法欧阳波仍不能抢先，觉胸前劲力袭来，又将二掌的杀着制住，不得已退三步，再发第三招。

只见芮玮仅以一招步法，把欧阳波逼得步步后退，到他十三招阴阳散手一一才展出一手，已后逼退三十九步，退到船沿不能再退了，再退就要掉落海中。

芮玮有意要把他逼落海中替简怀萱复仇，脚步不停，仍是一步跳

出，双脚连环向欧阳波胸前踢去。

欧阳波阴阳散手不能展出，势必要退落海中，才保胸前不被袭到，当此危机，他忘了要三招败敌的豪语，纵身跃落海中，保命为先。

叶青格格笑道：“好个三招败敌，结果被人家一招脚步击落海中呵！”

欧阳龙年看到此，脸色气得铁青，顾不得以大欺小，坏了前辈名声，亦是一招阴阳散手向芮玮劈去。

芮玮不知厉害，依样葫芦，一步踏出想抢先机制住欧阳龙年，岂知欧阳龙年的功夫，绝非欧阳波能比，同样的阴阳散手到他的手中，声势却陡增数倍。

只见他左掌一翻，已抓到芮玮左脚上，但等他用力一捧，芮玮势必要击落海中。

而且以欧阳龙年的内功修为，抓住芮玮脚上稍一停留，芮玮那只脚必然被他深厚的内劲所摧毁而致残废。

老太婆看得清楚，大喝道：“撒手！”

一大片金光从她手中挥出，射向欧阳龙年后背上，欧阳龙年察觉到那片金光凌厉无比，非自己的内家罡气所能防御，不顾伤敌，放手翻掌向后抓去。

只见他双手抓得好快，竟将那片金光全部抓到手中，仔细一看，惊呼道：“牛毛天王针！”

老太婆伸手从脸上扯下一块人皮面具，立时露出如同少女的玉面来，冷笑道：“现在总知道我是谁了吧？”

欧阳龙年脸色惨变道：“果然是你！”

芮玮翻身落至船沿，左脚酸麻得站立不住，差点摔落海中，耳闻牛毛天王针，再见老太婆真面目，同时惊道：“天山玉面神婆！”

不错，老太婆就是玉面神婆，四十年前，中原五大高手之一。

欧阳龙年道：“蒋婆子，你乔装到我船上卧底吗？”

玉面神婆道：“谁来卧底，哼！”

欧阳龙年冷哼道：“百年已过，大家都要找玄龟集。你们海航不熟，惟我欧阳四海能去，你不是卧底探听消息，是为什么？”

玉面神婆骂道：“不要脸的人说不要脸的话，是我自己要来的嘛，你找你的，我找我的，老身求你到船上没有？”

欧阳龙年气道：“那你为何乔装，叫我再也想不出玉面神婆会变成



一个鸭皮老太婆，又为何一再不向老夫道出身份？”

玉面神婆冷笑道：“乔装是我自由，不道身份，没有必要当然不道身份。”

欧阳龙年大声讥笑道：“没有必要，凭你的身份名望，几个字就塞搪个理由嘛，蒋婆子，你要效哪下三流躲躲藏藏的行动，就直认吧，别臭美啦！”

玉面神婆玉面一红，心想：“自己不道明身份确有意暗中察看这海中之龙王有何发现，否则老友相见就该表明出来，以示清白。”当下默不做声，暗暗接受欧阳龙年的讥笑。

欧阳龙年得理不让人，又道：“我说蒋婆子，你干脆跳海吧，再呆在这里还想卧底吗？不如让我告诉你一点消息，好不好？”

玉面神婆窘得无地自容，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芮玮上前向玉面神婆抱拳道：“都是晚辈害得老前辈暴露身份，以致老前辈受辱，唉！”

转身向欧阳龙年一揖道：“老先生，您不要再说了，晚辈跟你赔礼。”

欧阳龙年想到儿子被他逼落海中，涵养尽失，大怒道：“滚！滚！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，快给我滚到海中去，免得老夫动手。”叶青道：“大哥，咱们回到小船去。”

欧阳龙年阴沉沉道：“回小船，哼，还想回小船，臭小子，你给我乖乖跳到海中去，有本领游到陆地再不准上任何一只船。”

玉面神婆笑道：“欧阳龙年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”

欧阳龙年冷笑道：“蒋婆子，你还好意思在此说话吗？”

玉面神婆怒道：“待会老身自会走的，但要走前，你那歹子的罪行倒要揭露，让大家知道你这糊涂老头的护短行径！”

欧阳龙年道：“我儿子有什么罪行，你能拿出证据吗？”

这时欧阳波已经被船夫捞上，全身湿淋淋的，玉面神婆指着他道：“证据，叫你儿子自己说。”

芮玮愤怒未息，看见欧阳波怒火又升，上前狠狠问道：“为什么逼她下海？”

欧阳波被芮玮的步法吓破了胆，见他上前，不禁连退数步，叶青冷笑道：“无胆鼠辈！”

欧阳波自幼被父亲骄宠，何尝被人这样骂过，况且对方是位娇美

的女子，胆气一壮，大声道：“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少爷因为……”

正要说出逼筒怀萱跳海之因，欧阳龙年却丢不起这个脸，低声叱道：“波儿，住口！”

顿了顿又道：“那姓简的女子被吾儿救起再逼回海中，并无不对之处，倘若不救早死了，救了再叫她死去有何罪过？”

玉面神婆指着欧阳龙年骂道：“无耻啊，无耻啊，难怪你儿子不肖，上行下效，做父亲的无耻，儿子当然不肖……”

欧阳龙年截口道：“蒋婆子，老夫无耻就无耻到底，看你奈何得了，老夫将你救起，现在不想救你，快给我离开这里，莫待老夫动手逐客。”

玉面神婆气得浑身发抖：“好！好！老身离开这里，芮玮，咱们一起走！”

欧阳龙年厉声道：“你走，带那两位丫头坐他们的小船走可以，但是姓芮的那小子，老夫已经说过，不准他上任何船！”

玉面神婆拐杖在船板上“通”的一撞，毅然道：“老身要带他走，谁敢不给面子！”

欧阳龙年嘿嘿笑道：“蒋婆子，四十年前华山武会咱们打得还不够过瘾，今天就再打个天昏地暗，不分胜负不休！”

玉面神婆道：“我早说过，咱们要打一场，可是现在……”

欧阳龙年道：“现在不敢打了嘛，怕老夫赶你离开这艘大船吗？”

玉面神婆道：“你以为天下只有你才能找到葫芦岛，梦想！别以为这艘大船就可横行四海，像这样让歹子多行不义，不但找不到葫芦岛，而且总有一日这艘大船也会遭到大难，那时再无老身幸运，想坐只小船保命都没啦。”

欧阳龙年仰首长笑道：“你想坐那无桨无桅的船保命，这才是道地梦想，多行不义？老夫却以为吾儿没做过多行不义之事。”

玉面神婆道：“咱们要打之前，老身先要毙了你那多行不义的歹子！”

欧阳龙年大声喝道：“你敢！”

玉面神婆道：“天下凡事抬不过理字，老身要毙了你那歹子是天经地义的事，比起你要芮玮跳海的理由光明正大得多。”

欧阳龙年大怒道：“什么理由，说来听听？”

玉面神婆冷笑道：“你真要听吗？”

欧阳龙年一怔，心想：“自己儿子逼筒怀萱跳海确是不该，但是给



她来个死无对正，反正简怀萱跳海死了，不认账就是。”

当下道：“说吧，老夫的儿子行得直，站得正！”

玉面神婆冷笑了笑：“老身倒懒得说那些污秽事……”

欧阳龙年大笑道：“是没编好诬蔑吾儿清白的故事吧？”

玉面神婆缓缓走向欧阳波，欧阳龙年心知玉面神婆武功与自家不分上下，怕她擒拿爱子要挟，赶忙道：“波儿，过来。”

欧阳波快步走到他父亲身侧，却见五面神婆并非要拿他，而是向舱中走了。

欧阳龙年心中纳闷道：“这做什么啊？怕老夫赶她吗？也好，只要不跟老夫为难，看在往日老友情分上，送她至陆地有何不可。”

一步掠到芮玮身前，仰首望天道：“快跳海吧！”

芮玮面临强敌却也不惧，沉稳说道：“青儿快帮呼哈娜回到小船。”

叶青对芮玮的武功绝对相信，心相欧阳龙年要拦他回到小船没有可能，当下安心地牵起呼哈娜。

欧阳龙年道：“那位姓呼的女娃子不要走啦，老夫对你满有意思，留在舱上做我儿媳吧。”

叶青心知回小船十成有九成是死路，不敢勉强，放下呼哈娜的纤手，呼哈娜笑道：“老先生，你对我有意思，姑娘对你那宝贝儿子却没半点意思，我说芮玮大哥咱们在小船上等你。”

叶青笑了笑，呼哈娜自动牵起她的手，叶青与呼哈娜携手才走三步，欧阳波飞纵而上，拦在她们身前。

呼哈娜道：“让开，让开，你要相老婆，叫你父亲另找一位！”

欧阳波哈哈笑道：“家父要你不走，你就不能走。”

呼哈娜生成异域，说话没有一点忸怩做态，直说道：“你喜欢我吗？”

欧阳波淫笑道：“喜欢，绝对喜欢。”

呼哈娜道：“为什么喜欢，是我长得漂亮吗？”

欧阳波大笑道：“漂亮，的确漂亮，少爷就看上你那份标致。”

呼哈娜指着叶青道：“这位姐姐比我长得还标致，你也喜欢？”

欧阳波望着叶青，咽下口水道：“不错，我也喜欢。”

呼哈娜讥笑道：“你这人见一个喜欢一个，显是好色之徒，姑娘更不愿意留在这里啦。”

拉着叶青要想闯过去。”

欧阳波双手一张，淫笑连连道：“都不要走，都留在这里陪少爷玩乐。”

叶青听到这话，气得娇躯微微颤抖。

欧阳龙年道：“男人三妻六妾也是常事，你们要是愿意就都做老夫的儿媳。”欧阳波狂笑道：“女孩子家脸皮嫩，怎好直说愿意两字，爹，儿子留住她们，日子久了，习惯了，她们自然说愿意。”

欧阳龙年向来让儿子任意而为，说道：“好，你自个看着办。”

玉面神婆突然从舱中走出，冷笑道：“欧阳龙年，人说你骄纵儿子我还有点不信，心想欧阳老儿在武林中的名望也算正派怎会一点不管儿子，今日看来，不但不管，简直是怂恿儿子作恶。”



第五十二回 葫芦岛

欧阳龙年道：“蒋婆子，老夫看你还是免开尊口，回到舱中去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送你至陆地，那时要斗，咱们再战。”

玉面神婆唤道：“简怀萱出来。”

只见一位白衣女子走出，芮玮一见大喜，喊道：“萱妹，是你，你在舱中？”

欧阳波大惊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不是跳回海中去了……”

欧阳龙年明白怎么回事，脸色铁青，狠狠说道：“蒋婆子，你把她救起藏在舱中，是存心要丢老夫的脸嘛！”

玉面神婆冷笑道：“你儿子乘人家姑娘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救上船就想强暴，这种行径比禽兽不如，人家姑娘清白身躯怎能让歹徒玷辱，宁愿跳海自尽……”

这种事欧阳波自己听到倒无所谓，欧阳龙年是有身份的人，岂可容忍，大喝道：“闭口，不准再说！”

玉面神婆兀自说道：“若非船上有老身在，一位好姑娘就因你那歹子活活逼死，教不严父之过，如今你那歹子不但该杀，就你这老糊涂也该教训一番。”

欧阳龙年怒极大笑道：“好啊，你有本领就来教训，老夫看你这老婆婆四十年武功有何长进，别尽吹大气。”

陡听欧阳波闷哼一声，“扑通”翻倒船板上，欧阳龙年大惊，急问道：“波儿，怎么啦？”

话声中一步掠出，玉面神婆一杖攻出，逼得欧阳龙年收回那步，欧阳龙年也不反攻，飘身后退躲开那杖，心知要和玉面神婆搭上手，至少千招，救儿子要紧，只见他横里跃出，疾如狸猫般，伸手向芮玮胸前抓去。

芮玮后退无路，一步踏出，但那飞龙八步才施半招，欧阳龙年左掌斗沉，已然抢先抓到芮玮右脚上。

芮玮尝过苦头，要是让欧阳龙年抓到右脚必然报销，撒退向后，但他顾到脚下，顾不到手上，只见欧阳龙年右掌忽地抓到腕上的缚龙索。

芮玮猛地一挣，缚龙索深陷腕内却也不动分毫，急切间双脚连踢出，玉面神婆为救芮玮也一杖向欧阳龙年背后击到。

好个欧阳龙年，武功确实不凡，以一敌二却不危乱，反掌挡开玉面神婆一杖，回手稍一拆散解开芮玮连环脚招，乘虚点住芮玮脚底的“泉涌穴”

芮玮脚上穿了厚底长靴，仍被欧阳龙年凌厉的指力戮进制住穴道，动弹不得。

玉面神婆第二杖攻出，欧阳龙年抓起芮玮一个“鲤鱼倒穿波”，跃去三丈，堪堪避过那只长长的拐杖。

玉面神婆两杖攻敌，不但未攻得欧阳龙年手慌脚乱，反而让他抢走芮玮，面上大无光彩。

欧阳龙年喘口气，就道：“老巫婆，杖法大有长进啊！”

玉面神婆以为他有意讽刺自己，玉面通红，却不知欧阳龙年真心赞赏她，因为他那左掌两招，一掌攻玉面神婆；一掌点芮玮穴道，皆是华山武会后精研出来的十三阴阳散手绝招，竭力展出才稍占上风。

欧阳龙年有意将左掌按住芮玮头顶，教玉面神婆不敢再出杖相救，大声道：“丫头快将我儿子醒转！”

原来叶青早有意给欧阳波苦头吃，欧阳波口出污言，芳心已然大怒，再见玉面神婆道出简怀萱跳海原因，乘他不备，取出迷魂巾一抖，将他迷倒。

玉面神婆挡住欧阳龙年抢救，她就将纤足踏在昏迷不知的欧阳波胸前，只要微一用力，欧阳波就完了。

这时看到大哥被欧阳龙年制住，而且左掌只要一沉，大哥立时有毙命的可能，那一足便再不敢睬下。

欧阳龙年道：“咱们交换如何？”

玉面神婆道：“如何交换？”

欧阳龙年道：“那丫头醒转吾儿，老夫就放芮玮随你们去。”

他爱儿甚深，怕叶青生气下没有考虑，踏死爱子，抢先道出交换条件，说道：“而且老夫收回不准芮玮再上任何船的话。”

玉面神婆不敢擅自主张，因欧阳波不是她抢到，无权说话，却见叶青神情忧急道：“好，你放开大哥，我就醒转令郎。”

她更怕欧阳龙年一掌拍下，说话的口气却转得委婉了。

欧阳龙年阴笑道：“你先醒转吾儿。”



叶青移开纤足就待照办，玉面神婆喝道：“且慢！”

欧阳龙年怒道：“蒋婆子，你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吗？”

玉面神婆道：“等那老糊涂先放开芮玮，咱们再醒转他的宝贝儿子。”不去理会欧阳龙年在说什么。

欧阳龙年气得直吹胡须，道：“老巫婆，我先想不再逼你随她们坐小船离去，心想你只要和和气气留下，我一定不为你为难，哪知你处处与我为难，别再想留在老夫船上！”

玉面神婆冷笑道：“老身早就不预备再留你这船上。你就是留我，老身还不愿意，别再啰嗦，放下芮玮，咱们拍手就走。”

欧阳龙年道：“你想逛我吗？先醒转我儿子再说。”

玉面神婆说道：“姑娘，淫徒交给我。”不等叶青示意，低手抓起欧阳波，又道：“你们先下船等着，这里有我。”

叶青望着芮玮不放心离去，芮玮身体不能动，却能说话，道：“听老前辈的吩咐，先下船去。”

叶青挽着呼哈娜、简怀萱被船夫吊下船后，玉面神婆道：“老糊涂咱们交换吧。”

欧阳龙年道：“怎么换法？”

玉面神婆道：“咱们发誓不准弄鬼，你交给我，我交给你，两不吃亏。”

欧阳龙年摇头道：“不成，我儿子昏迷不知人事，你叫那丫头先醒转吾儿，咱们再交换。”

玉面神婆道：“她将你儿子弄昏自有解药，可是解药不能交给你。”

欧阳龙年大怒道：“不交给我，老夫不但将这臭小子杀掉，还要你们三人活活淹死海中赔上一命，谅你们逃不出老夫的掌心。”

玉面神婆冷冷道：“就是怕你来那招活活淹死，不错，咱们船逃不出你的掌心，你只要冲上，咱们经不起一冲，小船就要被大船冲翻，岂不泡在海中活活淹死？”

欧阳龙年哈哈笑道：“蒋婆子，你也怕我啊！”

玉面神婆冷笑道：“老糊涂怎么说？”

欧阳龙年面色庄重道：“那只小船无桨无桅，你们坐上去迟早要死，犯不着将你们冲翻落个害人的罪名，只要解药交来，我的船立刻驰离此地，决不加害你们。”

玉面神婆道：“就这么说定？”

欧阳龙年点头应许，玉面神婆走到船沿，唤道：“姑娘，解药抛上来。”

玉面神婆接到解药连同欧阳龙年交换了芮玮，玉面神婆抱着芮玮飞身落到小船，小船微微一荡，飘离大船数丈外。

欧阳龙年果然守信，大船倾刻驰离去。

这只长艇上坐着玉面神婆等五人吃水仍浅，不愁被浪打翻，玉面神婆解开芮玮被点的穴道。

芮玮穴道被解，一时还不能动弹，欧阳龙年的指力何等厉害，若非靴底一挡，芮玮的脚心都要被戳个深洞。

呼哈娜担心道：“咱们无桨无桅怎么走啊？”

玉面神婆道：“桨是有的。”

从舱中取出四支桨，呼哈娜奇道：“哪儿来的？”

玉面神婆道：“在你们与歹徒说话的当儿，从大船另旁舱门取出这桨及食水、食物，尽可飘荡一月。”

呼哈娜伸舌道：“老前辈行动恁的快，真是神人！”

简怀萱叹道：“大哥、青姐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，幸亏抱着船桅飘流被大船救起，这恩惠我终身不忘。”

玉面神婆也道：“说来欧阳父子将老身救起亦有恩惠，可惜欧阳龙年的儿子大大不肖，将那恩惠勾销得一丝不存。”

简怀萱红着脸道：“没想到欧阳老先生的儿子那么坏，我一急之下跳到海中，若不是老前辈暗中救起，还是与波浪为伍。”

玉面神婆叹道：“欧阳老儿不是坏人，就是不会管儿子！”

芮玮道：“他大儿子被谁杀的？”

玉面神婆道：“七大剑派的掌门人。”

芮玮吃惊道：“欧阳前辈觅得七大剑派的掌门人一一杀死，替儿复仇！”

玉面神婆点头道：“就因此故，海龙王得罪天下武林正义道，他也自知不该，消声匿迹，再也不走动江湖。”

叶青问道：“他那大儿子到底犯何罪行，惹起七大掌门联合起来杀他？”

玉面神婆道：“所行罪恶数不胜数，而且那大儿子尽得欧阳龙年武功真传，一时江湖无人制住得了，要不是七大掌门联手杀掉，还不知让他们多行多少坏事，唉！欧阳龙年终身英名就坏在儿子身上，如今这儿



子又是个大坏蛋，还好欧阳龙年没有传出武功的精华，就是将来为害江湖，不会像他兄长一般犯罪累累，横行一世。”

玉面神婆、叶青、简怀萱、呼哈娜各掌一桨慢慢划着，芮玮双手被缚，又不能动弹，惟有静静地躺着。

五人中只有叶青稍通航海，拿出指南针，教她们朝南一直划，倒不是漫无目地的划行。

叶青道：“这样划，总有一日会到陆地，中原在南面，运气好会划到。”

简怀萱道：“运气不好呢？”

叶青：“南方岛屿多，运气不好，一月内也能踏上一个岛屿，咱们在岛上换上食水、食物就可再划。”

呼哈娜笑道：“如此一来，不怕回不到中原了。”

芮玮突然问道：“老前辈有没有徒弟？”

玉面神婆笑道：“你怎会突问这句话？”

芮玮道：“闻说天山玉面神婆从不收徒，但是老前辈的独门绝技牛毛天王针也有一人会，实令晚辈疑惑，是故问了出来，莫非另有人会前辈的牛毛天王针吗？”

玉面神婆摇头笑道：“不，天下只有两人会牛毛天王针这门技艺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我惟一的弟子。”

芮玮喜欢道：“前辈弟子可是女的，名叫刘育芷？”

怀萱道：“刘姐姐，不错，我听刘姐姐说过牛毛天王针。”

玉面神婆含笑道：“我本不收徒，结果还是收了刘育芷，其中有段因果，这次来到海上，我那徒儿还托我一事。”

芮玮急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玉面神婆笑了笑：“她说有位姓芮的青年带她夫家的妹妹至魔鬼岛治病，她不便跟随，又不放心，恰好老身要来海中寻个小岛，顺便替她注意。”

简怀萱轻轻叹了一口气：“刘姐姐真好，一直关心我。”

芮萱听到“夫家”两字，心中黯然，立时明白宫外那声叹息是谁叹的了，原来她跟简怀萱身后照顾，就连自己遇到药王爷后的一切行动，都在她眼中看到。

芮玮呆呆想着，他不敢仅想刘育芷一人，从幼时开始回忆，当回忆到有刘育芷的时候，才捕捉往昔的一点影子。